

乡村记忆

扒苞米衣

刘甲凡

国庆节过后第三天，老家小叔来电话邀我回村扒苞米衣。同去的还有几个老邻居，大家多年不见，说起当年打夜班扒苞米衣，一个个都来了兴致。

苞米衣也叫苞米皮或苞米壳，成人巴掌大小，不起眼的小东西，可家家户户日常生活中还真离不开它，做好多种面食都要用它铺衬在下面，才能“拿得起、放得下、不散架”。再者，早年生活困难，几乎天天都要蒸豆沫丸子，用的苞米衣自然就多。正因为这样，每逢秋收时节，都要尽可能多收储一些苞米衣。

过了白露节气，春苞米就陆陆续续开始收获了。苞米棒子掰下来后，车推、肩挑、人抬，都集中到生产队打麦场上摊铺开来。晾晒三两天，生产队长就扯开嗓子在大喇叭里喊：“社员听好啦，今天晚饭后到场上扒苞米衣啦！”听到广播后，家家户户都抓紧时间吃晚饭，麻溜地把所需的家伙什儿也都准备好了。

天黑了下来，汽灯点亮了，挂在用木杆搭起的三脚架上，整个打麦场上白光光一片。家家户户几乎都“老窝端”了，一个个带着板凳、蒲团、草包、麻袋、篓子，闹哄哄地都赶过来了。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，照例是生产队长先讲几句，无非是要大伙把活儿干得利利索索，扒下的光腚苞米穗要堆放到指定地点。最要紧的是不得把苞米穗藏在苞米衣里夹带回家，一经发现，将严肃处理等等。

队长的话一讲完，大伙就围着苞米堆坐成一个大圆圈，手脚麻利地忙活起来。用邻居二奶奶的话说，那就是“瞪眼的时候到了，现在不瞪眼，等到用的时候就白瞪眼”。那时候家家户户孩子多、吃饭多，用的苞米衣也多。生产队每年扒苞米衣都是有数的这么几次，“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”。别看二奶奶她们这些老太太年纪大了，干这种手头营生可比我们年轻人麻利多了，一个人能顶我们好几个。

每逢这个当口，孩子们首先都“瞪起眼”了，一个个毛猴子似地东跑西窜，专门挑又大又白的苞米棒子往妈妈眼前送，每每要等到队长呵斥才会停下来。

扒苞米衣也讲究技巧。苞米棒子从秸秆上掰下来，最外面这两层都是黑乎乎、硬邦邦的，只能薅下来回家当烧柴。等里面露出白白的苞米衣，要一手握紧苞米棒子，一手从下往上使劲一顶，苞米衣一下子就蓬松开来，然后轻轻揭起一片握在手里，使劲一把拽下来。同样的动作重复着一遍又一遍，待拽下来苞米衣盈握了，便顺手装在身边的口袋或筐篓里。实际上，一个苞米棒子最多也只能扒下四五片能用的苞米衣。

去扒苞米衣之前，有经验的人会带上套袖，裤腿也会用布条扎起来。若不然，苞米堆里爬出来的小虫子、循着灯光飞来的蚊虫和小咬，时不时就会落到身上来折腾你，让人防不胜防，又痛又痒。

每当听到有人嚷嚷着被蚊虫叮咬得受不了时，“老活宝”姜奶奶总会第一时间站起来，亮开嗓门唱起被她改了词的京剧《苏三起解》唱段：“苏三长了一身疥，刺刺痒痒不自在，别的办法真没有哇，只得大把小把一个劲地扯……”刚一唱完，偌大的打谷场上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。

这唱腔把孩子们打闹的劲头也调动起来了，一个个把苞米穗的须毛插在鼻孔里，挥舞着苞米秸秆当武器，吆五喝六地拼杀起来。这么一闹腾，大伙也不觉得累了，小半夜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随着队长吆喝一声“收摊啦，明早还要出工”，满场院的老老小小就麻溜溜地“收兵回营”了。

苞米衣拿回家还要进一步理顺。妈妈总是把苞米衣洒水湿润，然后一片一片套在膝盖上理顺熨帖，再一沓一沓穿成串，放到太阳底下晒上几天，挂在厢房的屋梁上风干起来，随时取用。小时候，记得妈妈一边理顺苞米衣，一边说过这样一个谜语要我们猜：“扒下一层又一层，扒光衣裳露出腚，衣裳挂在屋梁上，用的时候下锅蒸”。谜底就是扒苞米衣，想一想，还真贴切。

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草制品编织业兴盛起来，编地毯、串帘子，都能给老百姓带来一定的现金收益，苞米衣越发成了香饽饽。每逢扒苞米衣的当口，家家户户都争先恐后，正如二奶奶说的那样，“眼珠子都瞪到头顶上”了。

一夜秋风凉飒飒地掠过田野，就到了收获苞米的季节。回过头看看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好多事物都被淘汰了，可不起眼的苞米衣，却一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。尤其到了近几年，因为大多数人家都种了果树，种粮食的少，扒苞米衣的机会也就不多了。“物以稀为贵”，集市上的苞米衣居然卖到了25块钱一斤。一串苞米衣四五斤，就要花费百元大钞。这也正是应了一句民间俗语：“有用才值钱”。

舆地广记

牟平护城河

于建章

我自小住在牟平城南的南关村，村庄北侧静静流淌着一条护城河。这条古河见证着牟平古城的沧桑更迭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南关人。

南关村依古牟平城南门——“顺正门”而建，因地处城南关口之外，故而得名。我在村里读小学时，班主任杨水珍老师曾在课堂上告诉我们，村口的护城河是珍贵的文物。彼时懵懂无知，不懂得老河道深厚的历史底蕴。长大后翻阅牟平文史资料才知晓，这条护城河开凿于汉高祖初年，伴随东牟县建制而生。当时的牟平县主要指如今的福山区，因牟平地处福山之东，故得名东牟县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河道两岸还是原生态的黄土坡，河面宽阔，有二十余米，河水常年潺潺流淌，从不干涸。寻常时日，河水澄澈见底，成群的小鱼在水中自在穿梭、灵动盎然。每逢阴雨连绵，河水便顺势上涨，奔腾流淌、气势浩荡。

护城河是全村人的天然水源地，乡亲邻里的妇女们齐聚河畔，将衣物浸入清亮的河水中，反复搓洗，再捞起置于青石之上，手持棒槌轻轻捶打。此起彼伏的捶衣声、邻里的笑语闲谈、潺潺流水声交织在一起，成了那个年代温柔的市井乐章。

至20世纪80年代，雨水减少、水源渐弱，宽阔的河道只剩中央一缕细流缓缓流淌，勉强维系着生机。虽河水日渐枯竭，但千年河道的轮廓依旧完整。

随着个体私营经济兴起，胶东莱西以西的鞭炮产业一度声名远扬，每到腊月年关，各地鞭炮商贩便云集牟平城。为保障城区安全，当时的市管所便将南关村段的护城河滩地划为鞭炮专营区域。整个腊月，河滩之上商贩林立、热闹非凡。为招揽顾客，商贩们时常燃放鞭炮，护城河滩的阵阵炮响，盛满了胶东年俗的热闹与温情。

古老护城河的蜕变与新生，始于1990年。这一年，牟平县政府拨付专项经费，对千年护城河开展系统性修缮改造。施工人员对十余公里的河道底部全部进行水泥硬化，河道两岸墙体、护坡皆用青石规整砌筑，规整整洁的河道让牟平古城焕然一新。

迈入21世纪，牟平对护城河的提质改造并未停歇。城区持续精修河道，将两岸简易的绿化带升级为配套盲道的规整人行步道，在河的两岸加装了金属钢管护栏，河道两岸绿树成荫、步道整洁，成为市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。

河水之源峴山多年来深耕水土保持工作，山林葱郁、水源充沛，源源不断的清冽山泉汇入河道。如今的护城河，东西北三面都被覆盖于道路之下，只有南面还裸露着，缓缓的流水让人回味着古河的韵味。

张格庄龙王洞

刘宗俊

位于福山城西南的张格庄镇以盛产大樱桃而远近闻名，在该镇冯家村南山里，有一个石灰岩洞，当地人称龙王洞。

龙王洞古称虎穴洞，也叫石泉洞。因洞中侧壁有一处乳石极像长龙盘踞，故称龙王洞。洞口高约3米，宽约2米，稍往里侧宽敞些，正如古籍所载“初入门甚小，再进则渐宽，又进昏黑不辨物”。山洞最高和最宽处均可达十几米，窄处人不能行。因此，龙王洞究竟有多长，止于何处，至今无考。《福山县志》载：古时曾有“好事者，备柴，细入探，约及数十里，未得止所。”民间传说，曾有一人携狗入探，人行至半路因无法通过狭窄处返回。狗独前往，两天后狗才回家。有人看到这狗是从栖霞境内徐家村一小山的山洞钻出。山洞口极狭窄，仅容得一狗出入，狗出洞后，身上的毛几乎刮磨净尽。

关于龙王洞的传说还有很多。人们曾在洞口处修了龙王庙，建起了戏楼，植了松柏。这里一度松柏掩映，香烟缭绕，逢年过节时还在此唱戏，引来了更多的远近游客。

龙王洞除了主洞之外，还有许多走向不同、姿态各异的分洞。据传，其中的阁楼洞中有一棵仙桃树，一年四季都结满累累的仙桃，有仙缘者才能看到它的风姿。

如今，洞口的龙王庙和戏楼早已拆除，仙桃的传说人们也早已不信了，但游人的游览兴趣仍很浓厚，他们除了观赏洞中奇景外，还希冀能够见到老碑碣。《福山县志》载：前世士人为避战乱入山，躲进此洞，聚众执火，“更进约数里，见清水一泓，旁有石似碣，其上刻‘石泉清微洞见鬟眉’八字。时众中有鹿生，年迈，从火中止读有上五字，遂以‘石泉清澈洞’名之。一时哄传，远近聚观，乃得其详。”这通碑碣现存何处，是哪个朝代以及为何人所立，如今仍是一个谜。

为解开龙王洞的神秘面纱，启动文化旅游，当地政府邀请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专家到此洞穴进行科考。据初步考证，该洞穴已探明的主干长约240米，洞高1米到6.7米，宽约1.3米到4米，余者则因潭深水急而无法通过。最引人关注的是，龙王洞中发现石灰岩、硅质岩，有极高的科研价值。据悉，源自“龙王洞”地下80米的清玉潭岩层的龙王山泉已被列入开发规划。